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李本寧太史小品敘

學不累人也人自累學耳善將兵者五花八陣唯我軸轉能令人如將意則宮妾皆兵況隸戲下者備矣

越之佽飛燕韓之技擊乎
故空拳冒刃非必勝之喦
驅寡擊衆亦非萬全之策
幸百萬衆鼓行而前叅以
奇兵突騎或爲天或爲地

或爲風雲龍虎蛇鳥一合擊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鳥翔蛇蟠龍飛虎翼倏奇倏正可合可分無堅敵矣京山本寧太史富于學而

善用其所著述爲卷百許
皆出經入史鎔古鑄今自
記敘論說及銘誌贊跋種
不一篇篇不一格即寸瀾
尺涔其論議點染莫不羅

今古極奇奧在才可奪五
花箋者亦輸其博至集莊
集老集經集騷更有指揮
如意無鶩不用命者則散
錢得索子自繩貫絲聯今

而知學不懼博矣試就所
選讀之當亦有會
錢塘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籌邊移稿序
○○○陜西己卯同年錄序
○○○孫公鄉賢錄序
○○○效愚草後序
○○○虎鼠集序
○○○空囊草序

○○○麴部尚書詩序
○○○李成白詩序
○○○贈大學士張公序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高光祿壽序
○○○汪太學壽序
○○○董節婦壽序

引

○○○漁父辭引

題詞

○○○張髯詩草題詞
○○○綠天小品題詞
○○○林和靖詩題詞
○○○張仲駿制義題詞
○○○憨語題詞
○○○戴瞻候題詞

[illegible]集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記

○○○鴈塔題名記

○○○善息處記

傳

○○○西市愚人小傳

○○○丘節孝家傳

箴

○○○緯文館
○○○經武堂

銘

○○○妙啓齋銘
○○○又
○○○硯銘

贊

○○○陳司空像贊
○○○胡汝濟像贊

○○○張孟孺像贊
○○○丁南羽像贊
○○○劉明府像贊
○○○吳長公像贊
疏
○○○脩天竺寺疏
題跋
○○○題杭景圖
○○○題劉翁壽詩

○○○朱脩能詩跋
○○○書蕭元戎女樂圖
○○○半石齋詩跋

墓誌銘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祭文

○○○祭信陵君文
○○○祭尹孝廉文
○○○祭費太公文

○○○祭郭憲副母文
○○○祭陳叅政母文

[illegible]序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一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籌邊移稿序

名爲謗媒

歲辛丑余以越憲使上計京師坐不稱任鐫官一階而是時門人上郡趙鯨美亦爲晉憲使治兵岢嵐有流言賴二三知巳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爲籌邊移稿讀之則知君名高而謗隨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

益爲忌府

此亦痛哭流涕長太息之

四夷四夷惟北虜最爲中國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輕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爲撫爲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馬進東宮保傅可計日待視夫循級而升者大有逕庭則忌之媒也虜款踰三十年介冑之士忘戰而惟以互市修守爲務互市物日濫惡修守工日虛冐兵什伍耗缺而餉不盡爲兵有侵牟詐僞視爲固然稍綜覈釐正不以爲苛刻寡恩則以爲喜事好異同則謗之囮也君治兵凡八年前後所籌畫數萬言要在將不得以

今無才吏亦今之拙宦

任事當如是

虛名克位，士不得以虛名隸籍，餉不得以虛名乾沒，工不得以虛名糜費，貨不得以虛名售直，而所部諸州縣内治，條稽爲尤詳，雖綠縷圭撮，無使民受損而吏受益，所可自專者，更張不嫌驟，執守不嫌固，斷擊不嫌猛，而所不可自專者，屢請不嫌瀆，力爭不嫌激，過防不嫌迂，諸所共事等夷，往往開府秉鉞，而君循級而升，與常調同，忌者之心謗者之口，亦何所不可加于君，而行之自如，終不以毀譽震撼稍失常度，獨身一面當虜，令帖然奉要束，

所省十萬金雲中上谷虜徼求無厭且渝盟五路盜賜張爲寇惟君所蒞邊鄙不聳民狎其野此寧可以聲音笑貌襲取哉是編也君赤誠之明驗也知我罪我亦聽諸人而已余初以叅議提調秦試事君猶童子沉靜有大人度既余爲秦督學使君甫垂髫貌不踰中人悛悛似不能言而氣雄萬夫心儀君必爲大器今雖不盡君之用眹兆見矣余登仕版垂四十年歷官藩臬靡事不爲老而才盡名位日損媿君殊甚師不必賢于弟子信夫

虜何民庶
俱非虛声
可市

今之監司仰對目前撫廵俯臨異日臺省且綜核起浮躁之名積畧來罷軟之謗果若序中所言八年在位猶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上下挈之

一難

又一難

陝西乙卯同年錄序

天地之氣倏聚而爲人倏散而歸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盡而何有于父子兄弟故廟有祧而服有窮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則達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于人稱人之父子兄弟而與之盟曰世世子孫必無忘也是惑也又凡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鳥獸失所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其故鄉鳥號躑躅而後能去而况于人乎空谷聞足音跫然則喜故國舊都望之暢然

轉筆廻風輕燕

歸之中正

樂也而況其人同其鄉同其舉之時又同黨所云天作之合者耶若是而視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與越燕雀之啁噍弗如矣由前之說者巢許之厥事老氏之芻狗萬物孟子反子琴張之狂申不害韓非之慘覈少恩而不可爲也由後之說者許行之並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巳之信王伯輿之情朱亥聶政之俠而不可爲也聖人使天下篤于情不使天下爲情所苦設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相生相長相維相比而其所親親

者不施于民所仁民者不行于物夫人之類不以五倫盡也身親民物之一體也聖人知之審矣而至其爲訓弟若曰如是止耳情有所專至必有所不至而出之易窮吾盡吾所可至而無强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爲恩而所不至者吾不爲忍是以身親民物各適其適而五倫之道萬世由之無弊也陝西士同巳卯舉者持所爲錄請敘于不佞不佞爲之說曰今所謂同年者乃所謂朋友之倫之遺也而不共緩急抑貌合而中離爲德不竟者不

佞不敢知所必追趨逐者爲根柢之容婣婣兒女
要之以節
子者不佞亦不敢知葢聖人之訓昭如也
突起兩端要之中道後以箴砭收之使人不敢
不及情亦不敢過情

孫公鄉賢錄序

扶風孫公没三十餘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鄉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鈴下門闌街里之屬宋一楠趙希顏輩千餘人邑博士弟子員帥開先輩三百人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諸臺下邑按官邑令丞郡守理張萬善馬政和韓洪祚張柟輩十許人詢謀僉同而觀察郭公督學使洪公侍御史龍公中丞李公采輿誦祀公於學之鄉賢祠公没時嘗語其子民部兄弟曰吾為督學使見諸請祀鄉

即此可入鄉賢

詞嚴義正

賢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貴與上官私交故遂使彝典化爲穢跡賢者沒而有靈豈屑與伍兒曹無以汙我即有齒及當固辭之民部即貴益遠嫌務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舉而人或持大義責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顯親揚名爲孝之終子不爲親顯名而拒人之爲親名可乎民部無以難而公論始伸入祀之日通邑歙然稱快爭持酒脯拜祠下或至掩泣其感人深如此民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

崙野而正

爲錄示余以明非敢違父命之意憶昔孫公以侍御史註誤謫理吾郡余過其邑得接顔論風格秀整眞閩西男子理郡未幾極得民譽尋擢江西督學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遷參知遂稱病免無何卒矣經世功業未竟其施而俎豆賢人之間沒且不朽是舉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後名而各自歸之沒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歷年一世久而無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見二也爲人子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孝莫大于嚴父得人之

歡必以事親敬其父則子悅一也因題其端以授孫氏子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尚是訓是行於是錄也哉

無官不賢鄉賢一舉直不足爲重而爲輕宜其望而若浼也民部之祠親也恐亦非所以尊之○沒之十餘年不筆大有分曉

紛紛如蚪鳴公私不可號

○○○效愚草後序

余自乙亥出國門垂四十年舟車所至幾輔藩省凡七其民貧而日惰日悍其士偷而日驕日詭其吏貪而日僞日競蓋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故補偏救弊爲法差易獨輦轂之下交戟之內封事叢雜甚者往還私札詈詬譏語上徹宸聽下傳置郵而是非曲直紛然殽亂如蜩如螗莫可辨識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鬬莫可鄉邇如狂如囈莫可質難

横議之等

兵喜之譏

上以默止讙而讙愈繁
上以容釋憾而憾愈力臣紀裂主權輕官守曠國
計弛宗社生靈其何賴焉比讀史義伯待御效愚
草而後知言路圖白有人也義伯登臺旬餘即有
彈事自後大僚大政關切世道士風國體民隱無
所不言蓋有獨創之而不嫌于喜事共濟之而不
嫌于尚同屢持之而不嫌于好勝者彼其之子速
體固寵撮徒成黨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發若
機括留若詛盟殺若秋冬義伯信方寸心奮三寸

[illegible]心之言歸到愚上

舌犯衆煦漂山之勢破積蚊成雷之聽不知有身何論名位信乎其爲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巧詐不如拙誠夫夫也以其詐愚一時之耳目而君子業已見肺肝竊笑其拙至遺垢簡篇受萬世口誅筆伐愚孰大焉故夫愚者有不愚者也江夏郭宗伯序義伯草以爲此甯武子之愚宗伯知於謀國而愚於謀身幾罹大禍其于義伯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甯武子以邦無道時當吾世而大臣有宗伯臺臣有義

無人之嘆伯相率爲甯武子余雖至愚極陋能無流涕長太息

愚者不顧身家利害之謂求之世寧有幾唯無事安其愚無爲舌戰有事任其愚猛爲力肩是眞效愚者矣

談及聚訟處與大愚處俱令人失笑

東家之丘
難厭卿評

虎鼠集序

里人胡博士精舉子家言所授徒半國中困諸生久始得偕計是年偕計者三人爲李尚貞周思皇三人皆積學士明年李周成進士而博士復不第然數以毫釐間失之如求仙舟幾至三山復爲風引去乃就今除得攸縣而其門弟子尊事信從倍于里人則爲之行其所著而自命之曰虎鼠東方朔客難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言士所遭時不同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吾家供奉作遠別離亦

頭有李郭一虎耳不欲事不可人

有權歸臣鼠變虎語義畧相似而所述洞庭之南瀟湘之浦鬼嘯猩啼九嶷聯綿孤墳安是帝子泣綠雲風波去無還者蓋有感于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哥舒翰之事其所憂重在鼠之爲虎當時誠得眞虎臣而用之鼠子敢爾惟夫下則鼠竊虎之名于用上則假虎之權用鼠寃乃禍人國家敝縣隸長沙九嶷瀟湘在目睫間自項王權國是寢尋墮天寶未流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國家以舉子業用士冀其經文緯武安危緩急有賴是

[illegible]尺幅耳又所得虎[illegible]辨之

[illegible]博士

所謂風從虎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如弟博科名于世無短長之效而更爲社鼠不可薰除則舉子業即用之何殊于鼠不若不用猶令鼠竊無所得肆之爲愈乎博士虎文坎壈一第是不用者之過虎奮衝破以爪圻地視奇耦而行余不虞虎之不用而望用之不失爲虎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古大學謂之虎闈諸爲士者率坐皐比博士以此集教擾多士聲應氣求覿人文而化咸無論後之用不用虎視耽耽自足雄矣相鼠有體何

屑道也。

○○○空囊草序

尹長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與其母食貧長吉好讀古書不惲割産以購又好客委身赴人緩急則益貧既舉孝廉有司避故事旌其門無門可旌者諸宗人稍爲索綯乘屋然後有司得將事而是時藩大夫有所充偕計費可百金長吉復斥散與其知故操一空囊徃既不得志南宮會其叔父中丞公新開府山東迎之入山東不三日輒歸徃來所涉歴陳蔡宋衛燕趙齊魯之境三千餘里提一

毋乎但憂

囊還白見裴在是矣則其吟草也毋笑曰吾聞文章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見多如許不虞塞破屋子耶長吉謝不敏差不羞澁勝阮孚一錢耳吾家長吉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輒怒見當嘔心出乃已古今有兩長吉其囊復大相類余考劉煦爲唐書傳文苑爵位崇高者別爲之傳惟欲令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而李長吉置不錄新唐書亦言長吉以父諱不舉進士韓昌黎洲其非位止協律

賞大有得處

郎年二十有七而今長吉業過之李母怒其子而尹母安之李於晚唐詞尚奇詭以鬼才稱而長吉當文明盛時操椽管待詔公車庶幾吾家仙才天所賦畀人所受享今長吉愈昔長吉爲甚士未有才如長吉而長貧者貧固士之常長吉非貧亦安能如虞卿以窮愁著書表見於世他日尹氏之空囊是而爲諫院封事青而爲中丞武冠絳襪所挑紫而爲八座尚書所荷孰與梁昭明所書詞人才子名溢縹囊者爲不朽長吉母余自有傳

文以趣勝。點綴特精。

有宥遊字 酒

○○○麴部尚書詩序

載陽王孫蕴江陵詩酒之豪也俊邁多能曾不得領一旅一成小見其才而僅用之尺幅寸管與童子鬬雕蟲之技壹鬱無所發舒則逃之酒以寄適而耗其雄心阮步兵藉阮之埋照劉參軍伶劉之韜精遯殆似之卽於此得妙理氣益奮勃而精神益王長酒後耳熱泚筆淋漓時時吐驚人語又若張長史之書旭干廷尉之請讞倘醉而益入佳境故君之豪於酒與其豪於詩也始相爲感中相爲資而

評

蔡世音評

卒相爲成君乃謝其官位不名名曰麴部尚書而所爲詩繫焉唐汝陽王璡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載陽不敢當王居其小者然汝陽雖爲飲中仙而詩非所長載陽王于詩雖南面而王之樂莫能尚矣余竊觀今之號詩人者大都半酒人也濡首酣身號呶罵坐迫脅士大夫以爲名高詩道之陵遲極矣請以酒喻大酋之爲酒也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此六物毋有差貸然後可以合歡成禮羞王公而饗

言府儈語之照

相成処

神祇彼其之子侈口而陳詩內不原情外不涉景
厖財寡陋而結撰疎脫或者拾糟粕而遺其精取
醉烈而傷其旨於酒正之法一切反之惡乎詩哉
載陽少從戍茂才宋山人爲詩自三百篇以迨本
朝悉所綜核秫稻齊矣麴糵時矣畢近之格鄙俚
之語屏絕不用湛熾潔矣水泉香矣陶器良矣揚
不浮抑不沉奇不詭算不野火齊得矣是以茗芋
而神理自如稱酒德焉君之所豪于詩者即所豪
于酒者也宜君之名詩而不忘酒也客從傍嘲曰

子不善酒而談酒吾安敢信子之談詩爲善詩也則不聞有長孫澄不飲而好觀人醉羊侃不飲而終日獻酧同人醉醒者乎客胡盧掩口而笑因用其語爲麴部尚書詩序

酒而不詩是未得酒中趣也安知詩與酒理道不可相通

李成白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牢慅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絃管垂竹素後代詩能窮人必窮後工之說所自來矣粵人李成白葢余同榜若臨觀察之子早歲登賢能書可芥拾青紫而以詿誤見格六年無爲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遊棲棲靡所遇合不得已而寓之詩偃仰溪山流連景物含毫匠意擱管命辭調不早下而能無亢語不寒儉而能無頽意不衰沮

故足爲衣
鉢乎

而能無慙至傍人口吻齲齒效顰薄不屑爲也豈非窮而後工之驗與夫士不遇時輒無疾而呻吟側身宇宙若無可措窮不卽搖尾乞憐同流自汚幸而資適逢時且不任其資睢而成白獨馳鶩風雅含咀英華以詩名家如是令覆沒之寃雪且有期須之蠖屈復信上可爲張曲江開統千古下不失爲孫仲衍先鳴一代豈目前所造盡其涯涘尺幅哉成白有幹亦能詩類區惠恭其伏習可知已余併及之爲藝林美談

大意因窮遁于詩而詩不帶酸氣此序所爲取

也。

彼往此來原是輸膏瀝血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爲海內宗。上援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袞職有闕。上即家拜參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府下筐篚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爲恭今乃貨取。此豈盡其槖中奉入。大抵贖金羨賦出之民力。而甚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亢。大吏往往見告。官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

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百官其承乏之虞卿適與
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
言之義今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焉蓋治道去
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羹
吹虀因刖廢屨非也旅豚入笠而又招之亦非也
古人一嚬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
自項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
人耳目而巧僞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
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

張何在

痛切

時一事之利而興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與矣議論滋多功效茂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令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虜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宮府之情日隔國本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

前作桼丙此應之草中蛇迹

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巳者以
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
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
十年號爲知巳狗馬病力乞長休告幸不塡溝壑
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
公爲公相業嚆矢云

平與審則摸稜易生任則執拗欲速易起甚哉

人品之難全也然能以廉鎭俗亦是特世之
相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歲甲子周用馨舉楚不佞與焉明年用馨成進士拜樅陽令越三年戊辰不佞通籍守著作之庭又二年庚午用馨徵入爲給事中方是時郢有六七大夫者同朝以次過從月益三之一相得驩甚亡厭也無何用馨出爲福建叅議守延平邵武二郡諸大夫聚族而語曰以用馨之賢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固其所也使隨牒平進遠在閩海無乃不可乎不佞顧謂諸大夫若以閩爲不直用馨意者哉

正論

性必有所立

所得已多

士離疏釋屩而升本朝髮膚以上皆縣官所有恣所使之耳中世仕人不欲去輦轂依日月之末光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張膠東自歎其無奇兩公擇官展節君子無稱焉且也邦畿之外莫非王土寧能寘不理乎彼夫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要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用馨不鄙夷為令治行聞天下既為太子諫諍之臣不色喜今豈以是為不足乎人言藩臬大吏見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輒詘體郄行以為惡孰與為令時蒲伏候貴人車過

不敢起視也諸大夫比肩而事主主上垂拱仰成朝無缺事即用馨諤諤安所用之假令溺其職墨尿唼佞善事當塗少濡忍旦莫間可坐而致列卿則用馨不爲矣子言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比年言者持文墨論議相高以施于政譬石田然用馨在諫垣操大體明習當世之故今往矣見諸行事令世以此盍重言者顧不偉與不佞鄉聞閩人言島寇起海上犯閩疆場日駭獨用馨所部未被兵然軍興一切

率倚辨二郡民流冗稍稍衆矣夫驅民以禦寇易使民爲寇而禦之難不佞虔用馨方難閭何易哉諸大夫皆曰然於是設供張祖道都門歌驪駒之詩旣闋某前致辭曰不佞宦六載無論其它卽吾郢人繇朝衆敭歷四方者凡幾重者領方岳次不失二千石不佞猶然咄咄飽侏儒橐粟得無有揶揄我者耶諸大夫粲然而笑用馨亦大噱遂登車去

非尚而已便是所以爲內外官者策之良至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歙人吳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南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閒問所與遊曰南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子一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屬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閒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廛九市重闉邃閣崇臺纍榭繡栭鏤檻雲梁藻棁寒暄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大澤穴居野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復陶狐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釀五

如此得壽
方爲眞壽

齊貨貴難得物重先時非草衣木食金丹辟穀之
素也其宴遊則文軒青翰隱囊步障諸所需用不
移具足密戚勝引陟巘泳川百戲並陳絲竹代奏
嬌童艶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歌往舞來俾夜作
晝非熊經鳥伸噓呴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顏
素髮聰明有加于昔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謔浪笑
傲揖讓周旋無不洽也是則高君已矣余聞而異
之夫高君之趣行與養生家言甚背馳而何樂且
壽若是昔者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

臣無後樂君不肘掣治之所由成也

聖人之養民周如此

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産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朝可也游鳧問于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先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黔首不知而眞以爲魅祟也仲尼問于

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靈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視之有銘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委蛇而同其波変食乎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之

爲樂者乎抑受命于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

衛靈公之爲名者乎生之迹高君無乃覩逐疫出

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

從尚有以語哉

分明畫一膏粱子却又爲他宛轉生出奇論以

解其糾中間所以壽之不在焉可云善作

亦可入滑稽傳

該瞻悉犯蕭老公之忌

○○○汪太學壽序

汪太學二如葢永叔從叔父也而有總角之好八月六日春秋五十永叔過余徵言爲壽問大學何如人曰叔父居恒慕古賢豪長者屬小子書之四壁朝夕誦說鄉往之今日之事於古人有合者否余曰有試舉所聞而子自擇焉三代時衛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郤縠行年五十敦詩書說禮樂守學彌篤趙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典坏序列著數

萬言。三爲齊祭酒焉。其下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五十始爲會稽守。楊震明經博覽五十始仕。孔融年五十而愛禰衡才。爲忘年交。晉孔愉五十封侯。侯印龜左顧。蓋放白龜之報。而後有趙貺以牛與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遺金一餅。曰五十後當貴無忘也。唐高適五十始留意詩什。以才氣自雄辛讜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進而以平賊功拜御史。適至封渤海侯。此於君家叔父奚若。示叔曰。叔父好義而博施也。如愉如貺

如讜其省身寬過也如伯玉其以儒術緣飾也如
穀其五子一孫悉聯師儒以教之學詩學禮如卿
如震其不賢知先人而折行輩與小子甚歡無間
室家若琴瑟靜好則較買臣融適過之遠矣小子
往爲叔父書於壁者漫不省記其姓氏以先生今
所臚列叔父何讓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唯小子
不能學也夫諸君子大者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
御史皆表見于世而叔父獨以逢掖之士巖居川
觀不敢名不希人爵諸君子由五十以前積功累

進之

善由五十以後受享亦多恒久不巳且施及其子孫叔父行無轍跡言無瑕疵任天之便不習而無不利其於古人蓋亦偶合默成耳是為玄德以祈天永命當軼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子言誠辨然有盡也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間壽莫久于是子之叔父比德諸君子他日有高其義而書之壁誦說鄉往之則爾叔父之壽雖與金石不朽江河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王之寵光無斁

博于徵事。可奪五花之簟。

荇藻交横
然而自理

○○○董節婦壽敘

不佞之叔弟薟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萬山中其人椎少文而亰然者爲茂才天授茂才父宗學弱冠從外傳受書能强記生茂才八月卒於時母董孺人年二十有一耳慟欲絕巳自念曰吾以死從死者則誰與生生者以吾死而死生者則重死死者吾其以心許死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死者之身也日夜襁而抱哺茂才淚集於乳而俱飲之娣姒姑姊見者人人爲流涕而茂才稍長

出篋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誦吾試聽之。茂才長跽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產首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諸臧獲以次受署至莫告成家具餘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自傷生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方必得其歡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宗介紹叔弟而徵不佞辭爲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爲母六十年如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爲婺四十年若彼其䘏也往不佞視學泰中目擊所

草野埋沒者多矣

何以勸世

司謹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共有强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窮谷非聞家華胄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死以殉一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僞爲要譽於鄉黨隣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焉而孺人名不出梱閾向微茂才爲子叔弟爲館甥卽行年六十猶之匹夫之爲諒也雖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

伍君子猶采其行事目之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奈何以微遜見遺不佞為書其槩令采風載筆者有取徵焉孺人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筭矣

烈與節有辨烈易守難而與涉境艱危者更有辨若此之節可云節矣

删

〇〇〇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舴艋游江湖閒十年與漁父狎爲漁父詞示余其于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于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得亦不賣其于典寄則張志和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澨水畔漁釣故其本業爲世餌所中三仕三巳今老病免青篛綠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于水也請爲先導而余擊榜鼓枻和之

踈野有致

就當身說法

○○○張髯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者余識之郝仲輿所其人有顧虎頭之痴米南宮之顛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髯韞之善携以造余曰使君座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爲之序亟稱張髯張髯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髯離離若綠坡竹者其疎豁挺勁也鬱鬱若春田苗者其密緻敷榮也本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蝟毛傑者其

發揚軒舉也用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沖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黝若玄圭者其色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爲宋于思（宋華元多髯人譏之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爲楚長鬚爲謝瞻殊毛爲劉瑜方正爲叅軍喜怒府公（郗超爲桓溫叅軍當時稱髯叅軍短主簿令公喜令公怒）而第以吟安一字之故時撚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有鄴下黃（曹操子璋髯黃稱黃鬚兒）吳有會稽紫髯蜀有漢壽絕倫出群其成敗興輟而英雄自有所属髯復何可槩人哉美子詩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臨淄

不令凡鬚得以混迹

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質若傅說李廣假貌可相易子豈惜此而其文藻著見名踞子上何也攀龍捋虎爲富貴容僅可駭俗目耳兩人俯而掩口因題其語于詩草之端

前則鬚圖後爲鬼薄眞博洽君子

李太白集　三十二

王氏譜係

○○○綠天小品題詞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自引人着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不親。佛大之言。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鄉記。五斗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婁東王時馭自號酒嬾。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綠天館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麈酧酢。寔入世說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妹胥潘藻

生為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戢而耳焉
相國從弟。布衣蚕死。即無功傳唐書隱逸當遜一
籌是又烏衣馬糞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王氏佳子弟不止此而王氏酒徒則已盡于此

下字俱纖巧

〇〇〇 林和靖詩題辭

王弇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踈影非所賞余友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皐羽而郭索鈎輈語更俗此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成得和靖全詩示余爲之續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墟落淸月上林塘樹叢歸夕鳥湖景淩寒城静鐘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含樹色春浪壘河稜林深

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晝永枕頻移鶴
閑臨水久蜂嬾采花疎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
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劒壁雨獻
松子落琴牀鴟鵬嬾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新題對雨分簫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
榜晚夾村微雨一犂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
梅隴上春新溜迸涼侵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
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門船波涵洲渚初收
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

纔提筆便意滿原何屋必

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傍雲峰更晚晴烟全綠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七言律聯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象得之故已不滅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書之禁未覩其全遂致紛紜試掩姓名虛心玩之郎不足擬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似不多讓眞宗時嘗召魏野賜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謝賜有表否而絕筆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

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眞宗溺信天書恐遺譏林下識者故爲賜予良與有一言之費兩人終不言及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朱紫陽疑是後人僞爲以其生平吟詠著述多不存草非日錄之無當也援輿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而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初成大爲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如此矣

所見不及所聞不妨爲魏公藏拙所收不及所

遺亦須爲林公楊美一經拈出覺孤山處士
何難並駕襄陽

〇〇〇張仲駿制義題辭

確論

國家以經義取士理最正法最善而士之遇合自關命數余嘗取唐人詩譬之其得之者則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也其失之者則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也嶺南張仲駿孝廉所爲經義炳然可觀而不第于南宮僅除吳興別駕別駕與太守二千石爲僚而委任權力不逮丞與理匪直衡文者不知言彼詮吏者亦不知人矣知言知人自是一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又何怪焉余復以唐人詩

此可問之
請心耳

弁其經義之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蓋仲駿

復能詩云。

衙官李杜。奴隸錢劉。

憨話題辭

章曉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爲一編名曰憨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朴若濁若昏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渝若缺若屈若拙若訥大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豈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不憨曉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疎不可得貴賤不可得利害其人憨故其話憨耳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曉叔布

亦是處

衣非憨而何稱夫憨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一以巳爲牛一以巳爲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聽叔而眞憨也余且呼爲章憨必承聲而應矣笑論話哉

爲憨轉註而憨且足重矣

習剝遊客面皮

溫給便可不干人

〇〇〇　戴瞻侯題辭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薦紳脣齒爲糊口計詩亦不名合作此其風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頗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溫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雅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稽叔夜有言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

長卿豈以渴損才

不足瞻侯遊廣陵得二姬嬴于范少伯扁舟所載士大夫以爲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怠沮賈其餘勇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渴鱗遊車轍饑烏噪野田以覬瞻侯則帝之懸解與屬疎之拘也豈非足不足之明驗歟瞻侯爲山人詩人吐氣爲楚人生色矣

只一無求便日在山人中勝山人多多許不然

卽一賡和有不能紓其性靈無嫌酷掃

好婕輸其老。大家輸其麗。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二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楨贊皇評

○○○鴈塔題名記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者。醵金爲會于鴈塔。已乃礱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臾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子含光醇德。

爲世作程展釆錯事必有殊尤絕迹紀于太常考于鍾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問休暢而莫之遏佚此之謂令名始爲牴隷無可指數游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任于朝通金閨之籍矣其最尊膴者途人田父黟顧駭嘆而謹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爲名異也古有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穹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今至不得與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

名固不以金石久

此絜出至

暇泛引即唐之盛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什碑斷碣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即曲江故稱巨浸業已塞爲平壤耕者牧者嬉遊其間蓋陵谷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湮晦不盡傳也仲尼疾沒世而名不稱說者遂謂三代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爲名在彼不在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令名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孰親達人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逃

吉備深至

之則榮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之過也名譽著聞而實不副士之耻也余不佞既以錄諸士策名有日矣諸上欲自爲名尚擇于斯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上方

就名字立言委婉以引之趨避詳到中亦復嚴毅

○○○善息處記

郢揚君爲陪京北城門候以廉平稱而其長黔李公淸節彌厲君即湫隘旣損月俸繕新之右有池望鍾山倒影如芙蓉在鏡中攏搆一椽收其勝力不給也大司空丁公聞而善之助之經費爲方丈室公餘于此栖遲偃仰客過從者可容二一席所爲供山色水光外無長物久或具蔬茗濁醪相勞而已而榜其楣曰善息昔者養由基射楊葉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

善易者未必刻畫至此

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中穿楊而
不善息少焉氣怠力竭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
盡息此楚事君爲楚人而其官爲兵馬射固兵馬
所重命名誠善然其事止游藝藝成而下與德成
而上有間余以爲論息之善莫善于易易之隨曰
澤中有雷君子以鄉晦入安息物之震動者無如
雷而深沉者無如澤卦下震上兌而兌正秋雷始
收聲象在澤中此亦雷之隨時息也天地之氣不
翕聚則不發散而況于人乎息之義有二一曰止

不息之學

不息之旨

日入而息是也一日生日夜之所息是也消息盈虛本自常理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神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君子之息如是豈夫晝不居內夜不居外抑之旁而瞑日至禺中而猶高卧之謂耶安靜無爲神不勞而形不役耳惟其有息是以無息其息也爲天心之復而空洞一無所有其無息也若天行之徤而森羅無物不有自非然者機心機事並作司是非若省括守勝負若詛盟殺機若秋冬厭

若絨溺若不可使復與物相刃相靡行盡如馳而莫之止不亦悲哉君職居輦轂下聚五方民竒衺姦宄闠集蝟奮而諸司得以權力臨制者且數十訟獄追捕之繁奔走逢留之苦緩急低昂情形睽息萬端儔侶多蟻附羶鴟嚇腐最易使人喪其所守苶然疲役而莫知所歸即息焉游焉見謂暇豫其迹也非衷也其暫也非恒也識于鄉游宴息時無若晝為僕虜夜為人君斯善矣易教潔净精微終身由之不盡寧獨仕宦如君輩所當覩象玩辭

觀變玩占也君曰善哉言乎勒之壁以詔來者。

息更有心息。形息。形息。而心不息爲害滋大。個中已該息之義。

租杞孟子貢

○○○西市愚人小傳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于市之西。人因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挈所苦。胥吏責進。雞犬騷繹。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婦與女奴織所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里。靡不取給焉。大宗祠有酎金。宗子歲簡宗人息之。愚人當受事。則舉而貫之缶藏之地下。至期出其家所奇羨爲子錢入之宗。子不失黍絫。不爽須臾。宗人竊笑之愚人。愚人行之自如也。嘗賈楚同舟者

病卒愚人爲布被歛之爲棺載之歸其槖中一櫛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屨無所遺失舟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買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幸不乏買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柔聲即譙訶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適羅球無何球行買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身卒爲節婦載羅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授政二子伯爲儒仲爲賈儒以德長正其鄉賈以財振人之不贍事多咨愚人愚人無可無否仰視而已里人

到今以爲尸寔焉稽史氏曰古有兩愚公其一見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耳今以吾宗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郇原不云乎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好個太古之民人盡如是世大治矣

描寫處筆舌皆丁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季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賈什九在外其趨利如有鼻之有幅焉無多餘之羸邑邑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兒幸長令業儒母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慟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為善矣置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其夫訣時屬意者耶節孝寤而起日食粥

故是女俠

一既首如飛蓬卧靈牀頭三年不脫衰五年不知
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盧墓姑以此告哀耳營葬
贈公槖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發救死
不贍操我無巳感乎節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
諾吾寶負責使良人負不韙名所不忍也盡以其
遺產償之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纂組市粱粟
舂揉精鑿以食姑舅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
事典衣以克易而當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
香祝天曰竊者發也見齒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

忽悶仆。小選甫蘇若有拯之者。舅病葬差。舅歿不滿百者纔五年。舟語人。獨子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爲吾子。必有以爲吾兩人報吾婦者。意在吾孫乎。而節孝鞠毛伯畜長育。顧復出入腹之。備極辛楚。毛伯少即穎秀。善屬文。爲擇賢師友。雖百里而遠執贄贈問必腆。聞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竟日夕而瓶不罄。罍不恥。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毛伯偕計吏。重違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可無尸饔。有孫可供笑色。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

刪按疑衍
猶是後者

吾自少至老足不出閫今送兒外以明有事四方之義從是微一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爲念毛伯長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而亡矣其年病聞毛伯舉進士呼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良人庶幾無憾遂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路白狀方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爲行人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

子者又不必于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覩丘節孝葢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敘致節孝言簡而思深節孝疑猶在也

李太寧集

十

○○○緯文經武箴有序

杜日章元戎搆緯文館經武堂恭余所命名也既成屬余題詠時正讀易取其語義似者綴以貽之文武道大易學精微談何容易然百慮一致雖不中不遠矣

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君子以經綸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大有剛健而文明賁文明以止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繫辭曰富有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如是然後名爲緯文

右緯文

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說之初六師出以律九二在師中吉六五長子帥師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夫

有君子以遏惡揚善謙六五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國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是然後名為經武

右經武

原來數年硬用經語却是先生作俑雖然五經豈是鴆毒窺其源而善用之則經即我也寧是今之書郵不辯而妄投之

[illegible]

○○○妙啓齋銘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篤質眞若渝太白若辱猶兮若畏四鄰曠兮其若谷澹兮其若海敦兮其若朴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 右集老

○○○又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滅

三經拈弄花莊爲老

命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爲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胸中之誠以慮天地之情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彷徨乎憑閎天地爲合一喙鳴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何而何以爲未始其攖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生

右集莊

王良之御驅駕唯命歐治之治金鐵悉鎔

硯銘

圓之其象乾也靜之其體坤也注之其藏坎也用

之其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要言不煩義無不括。

天得如是至矣

○○○陳司空象贊

其神雋朗而澄凝其骨勁挺而秀清其氣果壯而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豐栗而雅馴廉不傷物善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講王斷國修己安民文爲威鳳仁爲祥麟直爲神羊化爲摶鶍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于社鄉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余者多賢子孫國無老成象則典刑舊史作贊以副汗青

微言冷語揚詡至矣

儼是水心山骨

胡汝濟象贊

其標格挺勁峩眉之早九州也其蘊蓄深長二江之帶雙流也其意氣軒舉三峽灧澦之奇也其韻宇温文濯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之仙也遠而望之不知誰氏之子迫而覲之安若胡汝濟甫也

體格亦贊

秋若流雲

○○○張孟孺象贊

貌不勝衣志則雄飛口恒啼饑辟鄉是依無韍韋無金緋無揚徽無策肥竹下有扉蘆中有碕入山有薇牧犢有妃情內者孔微音大者聲稀去不歔來不伺睎祟不饑福不祈可隨可遷任譽任非貴知我希將百氏兮芳菲操一家兮杼機雲漢兮手揮朝陽兮髮晞文采兮翟翬朗潤兮珠璣飄揚兮龍旂激昂兮虎威長而顧咸其腓舍張孟孺誰與歸

二語發未易當

可諷可歌。

○○○丁南羽象贊

嶷然如山曠然如谷。汨然如孩。溫然如玉萬象生身千秋貯腹詩賦圖書金石絲竹咄爾乾坤大布衣人所應有事皆足

應是一博學人

○○○劉明府象贊

其鬚眉疎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旁燭也其權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臞如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惋如其衷悃慈惠也其膚理密緻如其意思祥序也洞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蓼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輿誦沒有象賢也

與胡汝濟格同胡贊擬以山川此則就象而擬之緣外以達其中

二字妙

○○○吳長公象贊

吾與君無素不識何如人而君之友爲言君敦詩悅禮容貌恂恂聚百順以奉二親施及九族四鄰儉而中節富而能仁病且革授二侄各千金受業成均其子似縠號爲雅馴信如是吾且擬君子先民君子之倫

惜墨如金不輕貸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龍嶺摽靈鷲晉慧理肇開勝蹟隋眞觀崇搆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攬擷江湖秀色九里松風聲吹向宣揚滄海濤音殿高百尺瑠璃簷楹栖日臺甃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鼠將竄兎鴿巳巢旛繡桯雕梁蒙綠蘚淄塵之涴銖衣寶座腿金精珠滓之光王孫士女失具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必捨王珣之宅但須斷自傳之量願他心即是我心破慳入道看佛

語宜俗

面亦看僧面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為無量福修今
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紺園東寺竹連西寺竹嵯峩
琳宇上方鍾和下方鍾皈依丈六身惆守財虜入
阿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唯富人善慳女人樂施一綱收入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子江左大明爲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見者色飛冀幸寓目孟民部榷関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輦以來而繪圖歸奏之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卧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廛市百貨之湊然入以負載出以舟楫無積藏竒羡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奄以織造採礦權

圖不徒設

稅至而姦人為之爪牙掊克萬端率以高貲市田宅至于日用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偽愈滋軍民兩變之後蚩蚩易與為亂航海市夷漏言國情鳥寇烽警時至民部披圖蓋有無已大恤戢思其憂之指焉非直為觀美也

昔胡贊皇有聯句于潮心亭云四壁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人謂向熱鬧場中作冷語噫能作是冷語杭可以不疲于此文亦云

壽艷

○○○題劉翁壽詩

劉翁鐘鼎家聲箕裘世學心燈夜炳爛花萼于韡縈意蓝晨飄錯綉紋于江筆江淹夢筆生花數奇猿臂懷鬱雉噎厥有室衡于焉遁軌謝紛輿之丘壑寫照傳神仲長統之園林賦詩樂志討論芝桂尋訪蒔蘿溪宛轉以通橋鵁鶄波常泛綠樓葳蕤而閉鎖鷓鴣袖可窺班蓴菜秋風盤羞鱸美桃花春水網舉鱖肥權泥互物咸登茷葦嘉蔬自挺逍遙汗漫機欲忘鷗上下沿洄船如騎馬或鳴榔而賡欸乃

抑擊壤而效康衢付萬象于沉寘命入爵以遊戲况復門標鳳穴巷號烏衣合經味道者比肩鼓篋釆芹者踵武婆娑蔗境容與蘭堦柱靈壽杖名以等身醉屠蘇之婁尾婁尾春酒名歲禳畏壘夢入華胥日須在房斗杓建戌是月也翁花甲周而載始若光煥其如新辟邪囊桓景之萸餐英把陶潛之菊九畹蕙蘭競秀四方弧矢重懸鴈序來賓蟹螯供客坐盈北海頌擬南山泛大白以介齡藉流黃而侑食時則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鮑婚睦潘楊旅進承

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無取陳言屬野史以修辭
類巵人之代祀庶幾燕喜通大道于三杯自分蛙
鳴謝長城之五字
艷而有骨絕勝庾鮑

○朱修能詩跋

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為詩者倣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餘沫誠可厭然而詩之所以為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臭腐可為神奇安能離去古人別造一壇宇耶離去古人而自為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為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

彼此相成

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得鄒彥吉先生序朱脩能詩雅與愚意合脩能選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脩能而益見其精脩能韻致得古人而善用其言死鬼之常餘爲賢哲之話言彼盜心信腹偷取一時之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爲大雅罪人下喬木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鄒先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勞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觀風會爲挽回不必反古亦何必襲古若打不

出死鬼窠臼。只是鬼才。善用其言四字。妙妙。
故是今古詩訣。

李[illegible][illegible]集

三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夫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難古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爲帷廧之愛所牵沉溺困頓不自振援雖以師尚父鷹揚必蒙袂而後戮妲己誠難之也蕭元戎季馨討逆賊禦驕虜蕭如薰鎮陝西平虜城敗虜卜石兎滅哱承恩威靈震疊乎王庭意其爲人猛鷙不可近今此圖葢少年時嘗爲江南遊吳娃越女蘭心蕙質翠翰眉蟬翼鬟束素腰橫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爲之迷惑而季

英雄濟志何所不可開閣出妓還非烈士

馨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毫末豈有得于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于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吞針大安和尚变聖菩薩作狐僧嵬心若死灰葦囊試之不動耶孫武習戰斬吴王寵姬爲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類是夫夫以季馨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即日飲醇酒近

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集事之冨如粉白黛綠嫣然盈前

故自刮

○○○半石齋詩跋

方子謙攜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既卒業還問子謙是詩也而隸之半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奇又浮沉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披帙鼓琴朝夕卧起曾不相離意與所會就石上研墨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荅响者嘗與余言夫不有煉而補天釆而鑄器韞玉而輝支机而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夔于鐘鼓鳴于銅魚磬浮于泗濱詩當如其

不下便須如石

音調有煑如糧液如華髓如飴赤如脂炊如鼎煎如鹽合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治劒而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坐而平罷立而達窮詩當如其情實有履而登車硫而成砥詩當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然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于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若不佞憮然曰邵生

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桓溫謂顧覬之體中癡黠各半少文之癡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書倍于劍器道倍于黃花石何不可為詩況其徵石也博其言半也趣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有介叔弟爲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爲儒士則大宗伯屬也其卒萬曆甲寅六月某日于淮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金其曾王父永傑其王父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程某女繼瑤溪戴某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國禮戴出也

其婦禎同里吳某女賓汪于汪某女繼臨溪吳某女禮馮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晉溪戴子琪瑕富程某壻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出也其孫女四人已字者二爲儀川程子賢子某爲蟾溪程廷溪子某皆禎出也其事母且莫省視先事而逢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嚮而趨之加不及也其葬王父獨以巳貲不煩諸昆季也有願其始祖祠曰順德者久而圮剝爲新之不斬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矣不更醮不幸無後以貧死爲

之棺歛而祔其夫之墓以成節也其于弟有無通
共終身無纖微之間弟洛從遊至濟而病禱十神
謀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之佑以
旌友也其性汎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若已有
之有不善疾首蹙頞以告是義之所不敢出也其
好施無論富有即窶時赴義如渴槖亘垂也其幼
爲儒不竟而課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賓爲郡諸
生矣他絃誦纓綏相繼而輿者未艾也其治兄疾
百方願以身代沒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

持弟狀而涕泣以請。曰我舅氏撫吾曹猶子者。沒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可銘矣。銘曰。生者而思死者無已。知爾非虛生矣。死者而以生者不朽。知爾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鄉。考石書銘竁中央。佑爾子孫世永昌。

脫胎醉翁亭而輸其自然。然亦可見文無定式。唯文人之善用。

信陵故是佳公子

祭信陵君

萬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慮材用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爲信陵君像配以侯嬴朱亥饗以剛鬣柔毛而代爲祝史之祀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爲魏將内韓和其民人而外聯屬五大國必有法矣爲魏菑患者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已可謂勤勞矣雖

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爲魏人祀君意也大夫聞之生而精爽不二者其死必爲明神君之神不與其人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爲王爲郡王爲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祿者數萬其於國稱肺腑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稅歲費二十

以此律天潢有不汗顏者乎

萬不能爲國建標末之功民力大詘而甚者漁食閭里藏亡納姦舞三尺法其在大譴大訶之域頸縶捽抑而就刑者無歲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寬越疆之禁廓仕進之路矣君何以牖其衷有如

大宗姓討

爲河堤討

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爲國効一臂之力乎君嘗爲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沒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溢皐陸魏人苦隄繇不息蹄跂畢行殆無虛日彼河伯陽侯馮夷之屬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也能殺其勢無魚吾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豐沛東南則蘄黃豪桀渠魁所自起也南則荆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

盧之閒礦盜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
與爲亂而魏居其中下今爲腹心重地大陸坦坦
無險阻之固脫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
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幹彊弱枝備不虞徵調
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敵
强秦者其兵非幷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
之客進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其
書安在將待其人爲圯上之傳與神符是類是焉
者君其馮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

等百世之前徵顯闡幽以君爲忠與才也而特祠君此可爲知者道難以家戶曉也大夫日夕爲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徵福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酹酒與君約豈大夫魏人是爲惟君血食是計君其與嬴亥賓重圖之

君以魏同氣爲魏重策魏患練魏士以衛魏而令明獨非天潢河獨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乎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祭尹孝廉

士束髮受經思以身爲國家效奔走無繇也既舉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又不幸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于世豈不悲哉君偕與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翩翩自謂青雲可立致曾未幾何而或仕或不仕

婁楚

或死驩愉悲戚之態紛然不可勝數孰謂君復齎志以沒也夫仕者嚮用于今未仕者待用于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執社稷之役刊金石之勳而君

獨以禪榜爲居以無常爲隣以何有爲鄉荊棘猿猱蔓延號嘯于墓宮牲石之前凢我同儕見者聞者有不喟然長吁泫然流涕矣乎雖然天地者羣生之總寄而終始者萬物之大歸也卽九十人之衆未十年而化爲異物者已十之一過此以往余

文安能知也彼所爲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固亦蜉游之羽木槿之華而已是故陽文之于敦洽倚頓之于黔婁百歲之後同滅共盡區區升沈顯晦之迹寧足較哉莊生不云乎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

天。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適矣。

繁華轉眼。何限悲凉。

濮論大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閭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敢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即不能盡成進士朝謁選人而夕拜官郎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外則岳牧以下僥爲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父鄉舉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不欲因子以貴父子之間有競心矣子既仕得以貴貴其父父必欲貴自已出不即就子封若薄封君不爲是臣懟主也兩

者何當焉而舉世蹈之不知其非乃今獨見公公之舉于鄉也先後凡七上春官子國聘以進士讀中秘書爲給事中會覃慶公遂就封而國聘又以忤當路出僉觀察事無何復抵譎籍矣國聘後[illegible]顯庸誠未艾今秩不過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于受子封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祈奚所以舉午也禮于君賜有受無郤辭耳取尊庸有饜乎國聘以給事之年受命于家無敢或後得寵若驚則正考父傴僂之指也君臣父子

人莫大焉徵公誰與明此者公爲德于鄉月旦評甚善國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爲公不朽地者不佞獨舉君臣父子之義可以備傳誄銘表之釆矣

掀翻人情創以偉論遂令太公獨高千古

一生已竟

生氣凜然

○○○祭郭憲副母

嗚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稱未亡人又三年而以憲使君爲子七十有五歲而後沒不死于五十年之前恭人非愛死念死者無以死也死于五十年之後恭人非倖生知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爲憲使君母乃能爲郭氏婦惟恭人不媿爲郭氏婦乃能爲憲使君母嗚呼是五十年間險阻艱難何所不嘗困心衡慮何所不至彼一旦喪失所天計畫無俚不勝痛悔愁恨則舉身而委之

鼎其難

溝壑是寧可同日語哉立孤與死丈夫且有難易之辨矧于婦人嗚呼若恭人者可謂難矣不難死其夫難使其夫有子不難有子難使其子賢沒者不朽斷者復續此其難在人者也嗚呼子賢矣未必顯子顯矣未必賢賢且顯矣未必得身食其報此其難在天者也憲使君賢且顯嘗以恭人之節聞于朝爲樹綽楔而表宅里更以憲使君屢課最又屢奉

天子之璽書褒封恭人嗚呼恭人所不亡于地下

者嗚呼恭人以人之所難備其身天亦以其所難而自效夫人之所難必自恭人始矣某等與憲使君同官于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實藉手憲使君以嬉遊于九泉也

必有所主方不落悲挽之套如是是作文者不爾一謄手耳

〇〇祭陳參政母　集楚詞

有美一人兮蘭茝幽而獨芳芳與澤其雜揉兮又重之以修能內惟省以端操兮懷琬琰之英華竭忠誠以事君子兮情與貌其不變曰兩美其必合兮夫人兮自有美子文質疏內兮貌揭揭以巍巍舉賢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陟陞皇之赫戲兮君之門以九重所作忠而言之兮求正氣之所由欲少留此靈瑣兮翔杳冥兮以東行回朕車俾西引兮帶長劍兮挾秦弓忽返顧以流涕兮哀故

都之日遠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因歸鳥而致辭兮蓀佯聾而不聞願承間而自察兮忽謂之過言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徐弭節而高厲專惟君而無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鳥獸猶知懷德兮嘗被君之渥洽豈余身之憚殃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吾令帝閽開關兮伏匿穴處爰何云及年歲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行不羣以顛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爾何懷乎故

宇閨中既邃遠兮豈惟是其有女耿遠志之所及
兮世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子兮好夫人之慷慨
鳳皇既受詒兮肇錫余以嘉名佩繽紛其繁飾兮
五色雜而炫耀老冉冉其將至兮余不忍爲此態
也制芰荷以爲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媮而
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漢虛靜以恬愉兮年既老
而不衰言與行其同迹兮芳菲菲兮襲予皇天之
不純命兮限之以大故載營魄而登霞兮奚久留
此故居閒至貴而遂徂兮名聲著而日延孽子之

號咷兮哀枯楊之宛雛望長楸而太息兮形銷鑠而瘵傷白日晼晼其將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縞素而哭之重日登白蘋兮騁望辛夷楣兮葯房奠桂酒兮椒漿乘龍兮轔轔孔蓋兮翠旌靈之來兮如雲展詩兮會舞聊逍遥兮容與長無絶兮終古

廣南翠裘秀豔無痕

儆古之難難在以我式古也集古更難以我用

古也自非能手。安免尺錦寸麻。先生固長于此技矣。

[illegible]集

[illegible]